

 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
Institute For China-US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Peking University

中美人文交流系列丛书

**AMERICAN
EMPIRE**

BEFORE
the FALL

**衰败前的
美利坚帝国**

[美] 布鲁斯·费恩 (Bruce Fein) 著

牟舫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
Institute For China-US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Peking University

中美人文交流系列丛书

衰败前的 美利坚帝国

AMERICAN
EMPIRE

BEFORE
the
FALL

[美] 布鲁斯·费恩 著
(Bruce Fein)

牟 舫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衰败前的美利坚帝国 / (美) 布鲁斯·费恩
(Bruce Fein) 著; 牟舫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6

(中美人文交流系列丛书)

书名原文: American Empire: Before the fall

ISBN 978 - 7 - 5201 - 2410 - 2

I. ①衰… II. ①布…②牟… III. ①美国对外政策-研究 IV. ①D8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8367 号

· 中美人文交流系列丛书 ·

衰败前的美利坚帝国

著 者 / [美] 布鲁斯·费恩

译 者 / 牟 舫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任文武 李延玲

责任编辑 / 高振华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区域发展出版中心(010)59367143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148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2410 - 2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7 - 0583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5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基地简介

为确保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健康、有序、持续发展，为机制发展提供有效的学术和智力支持，根据教育部的指示，2011年10月北京大学成立“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基地依托北京大学深厚的人文底蕴，在学术研究、科研合作、文化交流等方面，推动中美两国间的人文交流，为在民间层面增进互信与友谊，消除偏见与误解，促进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基地建设的长期目标是立足中美两国文化传统，展开跨文化跨学科研究，建成中美人文社科及科学研究交流的学术重镇，同时着眼于中美两国人民交流，开展多层次多维度对话，成为中美人文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

职能

- （一）组织、开展对中美人文交流相关课题的研究工作。
- （二）承担中美人文交流、民间外交与公共外交相关活动的组织、协调工作。
- （三）承担政策咨询任务，组织专家学者为对美人文外交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 （四）发行或出版研究报告、学术论著和普及读物，促进中美文化的交流与理解。
- （五）加强与相关机构、国内外媒体及与学术机构的合作，引导公众全面、准确、理性地认识中美关系以及人文交流的意义。

前 言

通过一番对世界历史和美国对外政策引人入胜的回顾，布鲁斯告诫我们不能收起全球野心的大国是不可能仙寿恒昌的。罗马帝国、大英殖民帝国和苏联都试图将影响力延伸至国土之外，但最终全都力不从心，败下阵来。

《衰败前的美利坚帝国》一书强调如果美国意欲保持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地位，我们不能继续这样为了给世界其他地方提供基础设施、管理和援助而借贷和支出了，这是在抵押我们下一代人的未来。

费恩也深刻地洞见到美国国会权力在行政上的衰微。长久以来，国会都没有履行宣战、支配政府财政支出、弹劾逾权的总统等责任。如今，美国政府以一些新的政府项目和津贴的方式扩大了对民众的控制，国会是时候反击了。如费恩所言：“政府并非问题的解决之道，其本身正是最大的问题所在。”

最后，本书还审视了当代美国生活中的另一个方面：安全与自由之间的平衡。为保护自己免受伤害，我们是否愿意在公民个人自由上作出让步——在言论自由、正当法律程序、私有财产和隐私权上作出牺牲？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不会轻易消失。

我们何以既不用向不受约束的政府屈服，也保证不会受到国内外的各种威胁？

“被保护者”在以上两者之间必须做出什么样的取舍才能打动

“保护者”？历史的经验能告诉我们什么？作为一个民族，当我们的“自由”受到侵犯时，还真有“安全”可言吗？

费恩敏锐地指出：“历史告诉人们国家从不会从历史中学习。”《衰败前的美利坚帝国》全面审视了历史上的世界大国所犯下的错误，为我们的国家避免重蹈覆辙提供了启示。

——国会议员沃尔特·B. 琼斯

2010年4月20日

目 录

第一章	无缘无故的帝国	001
第二章	共和国凋敝几何？ ——从列克星敦和康科德到卡林哥山谷	046
第三章	国家宪章文件	062
第四章	美国堕入帝国之渊 ——从墨美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078
第五章	美利坚帝国的双重迷思	099
第六章	国家安全十字架之上的法治之殇	119
第七章	美利坚帝国的三巨头 ——小布什、切尼、奥巴马	147
第八章	对基辛格的再教育	166
第九章	重建美利坚共和国	187
致 谢	194

第一章 无缘无故的帝国

于美利坚帝国而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于美利坚共和国而言，这是最坏的时代。

你的家人、朋友、同事、国家选举任命的高层官员，还有你自己，都会激烈地反对这本书所要说明的事实。与美利坚共和国独立之初的革命信条和开国之父所设想的公民道德相比，你的职业会显得并不重要，也没什么不可一世的。你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感到自豪，本书会对此提出质疑。你本能地将国家安全或神圣的振兴与民主、人权的出口画上等号，本书将证明这是不可信的。你也像普罗大众一样以为美国就像一个雄踞全球的军事巨人并引以为傲，本书会完全颠覆这种正统观点。然而，你也不必惊慌，因为很多人都对接下来会看到的观点持有与你一样的怀疑态度。

作为美国的公民，我们从小就知道欣然接受美利坚帝国，却从未怀疑过它的前提，正如一个多世纪以前大英帝国的臣民那样，由衷地珍视和歌颂着不列颠帝国。帝国的正当性通常都是未经审视的，也是为掩盖一个不讨喜的事实：它们背后的驱动力都

是一种为了支配而控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卑鄙、兽性的欲望。

备受赞誉的奥地利学者约瑟夫·熊彼特在1919年《帝国主义的社会学》中对帝国主义的描述可谓抓住了“帝国”的精髓：

在使用“帝国主义”一词时，无论是否发自真心，都暗含一种进攻性，这种进攻性并不是由短期追求的目标所决定的，它只能由每一次的成功重新煽动起来，“霸权”“世界统治权”等类似的字眼反映出为了进攻而进攻。事实上，历史告诉我们，国家和阶级都是为了扩张而谋求扩张，为了打架而诉诸战争，为了获胜而争取胜利，为了支配而寻求统治权——这样的例证。将决心付诸某种行为的任何托词和当时看起来为之奋斗的目标都不能解释这种决心。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持续的倾向——不管具体的目标或时机是什么，急切地抓住每一次机会，这种倾向通过对当前目标的所有论述体现出来。当下得到的优势并不能成为重视征服的原因（何况这种优势通常都是令人怀疑的，甚至经常被粗心大意地丢弃），真正的原因在于征服、成功、行动本身……若要到达行动的阶段并且自我维护，纯粹为了扩张本身的扩张通常需要有具体的目标，但是这并不能构成扩张的意义。这样的扩张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扩张的“目标”，事实上，它除了扩张本身就没有合适的目标……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有些矛盾，但是无数的战争——或许是大部分的战争——都是在没有合适“理由”的情况下发动的……^①

众多美“帝国”的特点证实了熊彼特的说法。

在美利坚共和国，法律即国王；在美利坚帝国，总统即

法律。

“9·11”事件之后，小布什和奥巴马都要求总统享有无限制的权力，可以暗杀任何一个疑似对美国海外利益造成“持久的”和“迫在眉睫的”危险的美国人。^②司法部向布什总统进言称，总统三军总司令的地位授权他在所谓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战争”中滥杀平民。^③

奥巴马总统声称为列出的“黑名单”上的外国恐怖主义组织或特别指定的全球恐怖主义分子提供法律服务，代表他们来质疑这些名单或指定是否合乎宪法这一行为本身就是联邦重罪，也就是说，坚称没有危害国家安全居然是一种罪行！俄罗斯之所以被谴责为暴政，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惩罚提供法律代表的律师。不过，战后纽伦堡司法案件中的纳粹律师在1942年5月21日的法院判决中的确被指控为共犯，称“按1941年12月4日波兰的刑法规定，代理人无权在涉案的远东地区特别法庭上为波兰人进行辩护”。从法律史的意义上讲，美利坚帝国的正当法律程序已经回到了1215年英国《大宪章》以前的原始状态。

任何号称是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行为都变得合法了，布什总统的幕僚告诉他的是，如果总统不受法律约束的行为是为了帮助挫败伊斯兰圣战者，那么他作为三军总司令，完全可以逾越国会的任何限制，包括对酷刑、绑架，甚至谋杀的明令禁止。

人们对政府的无法无天已是司空见惯。2002~2006年，联邦调查局知法违法，通过借助伪造的恐怖主义突发事件或不顾美国电子通信隐私法，劝说通信公司与之合作，收集到2000多份美国电话通信记录，却没有一个特工受到处罚。

布什总统及其国家安全决策圈在五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司法

授权就在美国本土截取美国公民的电话和电子邮件，罔顾外国情报监听法的禁令，却没有受到任何的犯罪调查。同样，也没有人起诉水刑这样的酷刑。而为这种罪行编造法律正当性依据的律师、参与残酷审问的医生和给他们授权的政府官员也都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财政部前部长亨利·鲍尔森曾誓言支持和捍卫宪法，却夸耀称在没有任何法律授权的前提下，他将纳税人的几十亿美元撒向了衰落的金融机构，也没有受到什么不良影响。^④

奥巴马总统算是继承了布什-切尼的双人执政政治对国家安全的指令，并没有做出多大改善，人们对救世主的期望再一次落空。

在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奖演说中，奥巴马自夸美利坚帝国在60年里维护了世界和平，吹嘘自己无限制的权力——让人联想起不列颠的国王——可以单凭他一人之见，假托保卫美国或是人道主义的目的发起战争。奥巴马总统强调：“和其他国家的首脑一样，为保卫我的国家，我保留在必要时采取单边行动的权利。”^⑤与此同时，他单方面地扩大了美国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战争，而战争的对象是那些对美国国家主权并无威胁的民族。

在2010年3月激烈的选举之后，伊拉克内战和国家分裂已经若隐若现，而10万多名美军还在那里作战。中东地区的稳定寄希望于美国在那里无限期的军事存在。

后“9·11”时代长年的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全球战争热度未减，美国要求享有可以侵犯他国主权的独一无二的法律权力，即以逮捕或谋杀基地组织嫌犯为由随意使用无人机、导弹攻击或派遣步兵。

一位可能是在也门变得激进穆斯林年轻人企图在圣诞节炸掉一架民用飞机，行动失败以后，美国的武器、资金、特种部队、军事参谋、职业的国家建设官员都全副武装准备干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担心：“也门的动荡将会威胁到地区，甚至是全球的稳定。”^⑥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主席乔·利伯曼（Joe Lieberman）（康涅狄格州独立议员）宣称此次事件是一种战争行为，需要以军事行动而非法律行动来处理，正如与“二战”中的德国纳粹空军或日本昭和天皇的零式战斗机作战一样。他极力主张将这个差点成为人体炸弹的23岁年轻人阿卜杜勒穆塔拉布（Umar Farouk Abdulmutallab）作为战犯，并向军事委员会提起诉讼，剥夺其享有正当法律程序的权利。^⑦

也门被美利坚帝国侵入之后，接下来便轮到索马里——因为索马里的恐怖主义组织青年党与在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相互勾结。战争就这样不可避免地扩散到任何一个恐怖主义分子可能存在的地方。

帝国的倡导者们错误地认为如果对恐怖分子嫌犯提起刑事诉讼，辩护律师一定会建议他们保持沉默，这对于获取关键情报是很不利的。“9·11”以来和恐怖分子相关的200多份判决中，刑事辩护人已经会以提供反恐情报的方式来换取宽恕或其他。2009年11月，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联邦检察官对8个索马里人提起刑事诉讼，指控他们充当招募人的角色，将双子星城^⑧的帮会青年送到非洲做人体炸弹。该案件得以立案就是得益于和当局暗中合作的嫌疑人。

一位芝加哥的嫌疑人在奥海尔国际机场被拘留后，道出了2008年密谋袭击孟买的宾馆、某个火车站和一个犹太文化中心的

全新细节。大卫·黑德利（David Coleman Headley）已经承认参与密谋的罪行，正在配合检察官的工作。

布莱恩特·梵尼斯（Bryant Neal Vinas），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前是纽约的一名运输工人，他帮助美国和比利时的执法部门更深入地了解了基地组织的训练营，法庭公文显示，他还在欧洲法庭出庭做证指认同期的训练成员。

为了能减轻罪行和惩罚而开口坦白的动机是巨大的。尽管收到了米兰达警告^⑨并保留了律师，穆塔拉布仍然继续与联邦调查局合作。

小国如丹麦，其国防预算只是五角大楼预算的小数点后面几位数而已，却不像美国那样容易草木皆兵。2010年1月1日，一位索马里的穆斯林为复仇企图暗杀艺术家韦斯特高（Kurt Westergaard），因后者在2005年的一部动画片中将先知穆罕默德描绘成恐怖分子的形象。这样的描绘早前更是激起了穆斯林用燃烧弹进攻丹麦使馆，并引发了其他三起激进伊斯兰密谋杀害丹麦漫画家的事件。丹麦的情报主管人员称这起暗杀事件“和恐怖主义有关”，青年党可能脱不了干系。^⑩丹麦总理称恐怖主义是“对我们的开放社会与民主的攻击”。^⑪然而，丹麦却没有对恐怖主义或是青年党宣战，也并没有将差点成为暗杀者的穆斯林判为战争犯或是将他送交军事委员会进行审判。丹麦政府按照常规的正当法律程序，将被告逮捕，以谋杀未遂罪上诉到民事法庭。相反，若是风声鹤唳的美利坚帝国遇到这种情形，一定会谴责这种谋杀罪行，将其定义为战争行为，须移交军事法庭进行裁决。

惊恐与庞大的花销促使奥巴马政府放弃了对“9·11”恶行主谋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Khalid Sheik Mohammed）的联邦

刑事起诉。

美国从未像今天这样安全，几乎没有什么能威胁她的生存。然而美国人心里的恐惧却如滔滔洪水，主流媒体描绘的那些引发恐惧的故事就如涓涓细流般浸润着美国人。就像斯科特·谢恩（Scott Shane）在《纽约时报》上所指出的：

由于近几个月来，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阴谋越来越多，政客们和媒体便为美国人民敲响了警钟，传递出一个摄人心魄的信息：恐惧吧！基地组织正卷土重来，里应外合地对付美国，而倒霉的政府没法保护你。但是这种政治上紧张的叫嚣却是将五花八门的案件混为一谈，而且模糊了这样一个事实——2009年美国本土的那些敌人是分散的、无组织、无协调的一群业余人士，他们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一种宗教热诚，而非娴熟的恐怖技巧。近14000个美国谋杀犯里只有14个是获罪于所谓圣战袭击的：其中13人已经于11月份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被枪决，另一人也于6月份在阿肯色州小石城的一个新兵招募站被击毙。^⑫

相比之下，2007年，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一位精神失常的学生就杀害了21人。

美利坚帝国的夸张证实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对“二战”后的观察：“我们的经济正在走向军工经济，其社会背景是人为的战争臆想所引发的精神紧张以及无尽的对恐惧的宣传。”^⑬花言巧语的领导者们长期利用恐惧来蛊惑人心，使大众接受任何冠以安全名义的事情。门肯^⑭（H. L. Mencken）在1918年说：“事实上，文明已变得越来越脆弱和歇斯底里，尤其是在民主制

下，它往往堕落成各种狂热流行之间的格斗；权术政治的所有目的就是为用一系列无穷无尽的牛鬼蛇神来为民众制造恐慌（接着便成为一群吵着嚷着要求为他们带来安全的大众），当然，大部分的牛鬼蛇神都是虚构的罢了。”^⑮

开国之父们若见到今日的美利坚帝国，该会心惊胆寒吧！他们建立的是一个批判圣战、反对常年战事、拒绝在实质上神化总统的美利坚共和国。为了战胜一个军事触角遍布全球、行政机关不受约束、保密性强大以及政府监管或保护主义无所不在的不列颠帝国，国父们奉献了自己的生命、财产和神圣的荣誉。托马斯·杰弗逊总统在第一次就职演说中宣告：“同所有国家和平相处、通商往来、友诚相待，但不与任何国家结盟。”^⑯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详细阐释了自制宪先辈们传承下来的美国对外政策：

和平之策方才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需要）中立的政策——不参与其他国家的纠纷，拒绝在其他大陆分一杯羹的野心，并击退对我们领土的入侵，（我们需要）门罗的政策、华盛顿和杰弗逊的政策……^⑰

开国之父精雕细琢的成果已然灰飞烟灭。不论政治派别的差异，大多数的美国人都不假思索地认为美国就应该将触角延伸至全球的每个角落，通过保障世界稳定、孕育新的民主政权来支撑国家安全和自由。2009年12月1日，奥巴马总统在西点军校的演讲中强调，美国一直并将继续为子孙后代的光明未来而战斗，而他们的未来正是仰仗着其他人也能生活在自由和机会之中。换句话说，美国必须对暴政世界进行大清洗，同时阻止像俄罗斯从鲍里斯·叶利钦到弗拉基米尔·普京那样的倒退，因为美国人的

自由意味着整个地球都需要自由！

这样一种道德信念部分源自于帝国的自以为是。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总统这样说道：“美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她本身就很高尚，如果哪一天美国不再高尚，她也就不复伟大。”^⑧

这种道德感与国家安全的狂热鼓舞着帝国，美利坚以在世界上 135 个国家派遣 400000 多名驻军的方式耀武扬威。数万人在国土之外保卫着韩国、日本、欧洲、阿富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的权益与民众。美国的士兵甘冒风险、拼尽全力，却不是在保护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自由的福祉，而是在保护那些没有为美国缴税也并不是效忠美国的外国人。德国的智者——理性的俾斯麦首相深谙此道，才不会为了征服世界而用德国士兵的生命做赌注，在他看来，“巴尔干半岛根本不值得任何一个波美尼亚士兵为其抛头颅洒热血。”^⑨ 反观美利坚帝国，却在不涉及任何美国自由或主权的情形下，在 1995 年和 1998 年分别对波斯尼亚与塞尔维亚科索沃进行了军事干预，而十多年以后，波斯尼亚和科索沃仍然维持着事实上的种族分裂。

北约协议的第五条款——也是美国帝国心态的产物——荒谬地让美国承担其他 27 个成员国的防御义务，其中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但是要保卫美国的国家主权或人民的自由，与北约任何一个成员国的联盟都不是必需的，倘若每个北约成员国都被某个外部的对头征服了，也不会危及美国。

不过假设俄罗斯要像 1956 年那样入侵匈牙利，或是 1969 年那样入侵捷克和斯洛伐克，美国就会处于战争状态了。美国的士兵会整装待发，为匈牙利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贡献自己的生

命。如果国际恐怖分子对法国、意大利或是保加利亚发起一系列的攻击，美国也得卷入战争来保卫它们，就如同美国援引第五条款坚持要求北约成员国在“9·11”之后打击基地组织的行动上进行军事协助一样。

1949年北约的成立是为了在冷战中对抗苏联，不过苏联现在已经分崩离析了。当时的情形是苏联违反雅尔塔协定对东欧和中欧形成了事实上的控制，而且还封锁了柏林，阻断了盟国通往西柏林的陆上通道。美国担心苏联的势力向西欧蔓延，也不愿看到西欧因缺乏防御协定而被“芬兰化”。不过即便这些担忧都成为现实，美国的主权和繁荣也不会受到威胁。1949年，美国享有对核武器的垄断，更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美国的经济只有一小部分依赖于对外贸易。苏联方面，军人和平民的战时伤亡数字超过2300万人，而美国是418 000人。没有什么国家威胁说要攻击美国，也没有国家有这么做的能力。即便有国家有这个能力，美国也不会需要其他任何国家的帮助来保卫自己。而今天情况就更是如此。

在可预见的未来，有些在第五条款保护伞下的国家可能会振振有词地卷入与非北约成员国的战争，也将美国牵扯进去。俄罗斯可能进攻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三个国家的人口中有大量的俄罗斯族群，他们认同俄罗斯的语言、文化和战争记忆。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中俄罗斯族人对国家的忠诚是值得怀疑的，1940年，它们被苏联吞并，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才独立出来，俄罗斯的最后一批驻军直到1994年才完全撤出。爱沙尼亚30%以上的人口是俄罗斯族人，拉脱维亚的比例是34%，立陶宛的俄罗斯族人比例只占6.3%。1994年，苏联指责拉脱维亚和爱